

努力的成果，足可讓後輩交大人視為一模範榜樣。

註一：根據統領雜誌75年所作調查，在最具魅力的企業家排行榜中，曹興誠先生榮登第七，而其獲得最多評語是聰明才辯，因以為名。

編輯室通告：

1. 各位校友以劃撥單訂閱友聲雜誌，若非變更住址，請勿在「通信欄」上加寫原住址，以免造成作業上之重覆。
2. 本期特別感謝大眾電腦、聯華電子、九介公司提供廣告，謹此致謝，並請各位校友共襄盛舉。
3. 由於限於篇幅，許多精彩的文章，會在陸續的幾期刊登，請作者耐心等待，也請讀者拭目以待。

風城懺悔錄

• 江湖客
(註一)

浪子懺歌

誤信「青蛇」逐愛塵，韶華飄散在風城，阿張應記主恩語，人世苦懷始「夏頰」。(註二)

* * *

我變成了一個露出尾巴的老狐狸

交大友聲自第三百二十期開始，就開始在每一篇文稿上，刊登「作者簡介」，我過去常用不同的筆名，在友聲上投稿，這麼一來我的「狐狸尾巴」，終究是露出來了。第三百二十期承編者替我「遮羞」，說我是數學博士，其實，我在紐約大學（

Courant Institute, N.Y.U）只拿了一個數學碩士，雖然我在奧克拉荷馬州大學（Oklahoma）拿了一個機械工程碩士；在伊省理工（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, Chicago）拿了一個土木工程博士，那都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。因為我在紐約市大（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）的史德登學院（College of Staten Island）已經教了二十五年的數學，怕有人誤會，說我這一個已露出尾巴的笨狐狸，又在招搖騙撞了；所以想來想去，還是硬着頭皮站出來認罪，以免沾污交通大學師生的清名和盛譽。

在台灣親友們，也許認為我是「庸人自擾」，站出來多事，但是我最近閱報，見到徐賢修、陳耀安、張明哲三位國科會主委，都常在芝加哥和紐約行走，徐是我在伊省理工的老師，陳是我在紐約大學的同學，張是去年紐澤西基督徒見證會夏

令會的專題講員，假如他們把我「揪」了出來，責問我「什麼時候」拿了「數學博士」？豈不叫我又為交大人「丟臉」，叫我再出「老醜」？

我會是一個「風城」的「浪子」

我在友聲上投稿而不敢用真名，因為我有生以來，就是常常「出醜」，且舉一例，一九五〇年代，我在伊省理工讀博士的時候，曾在芝加哥同學會任文書幹事。我所以能當上文書幹事，不是我有什麼「幹才」，乃是因為我在交大點校讀書的時候，從李汶教授學會了寫一筆「工程字」小楷可以抄寫中文。那時同學會正副主席，總務交際，財政幹事們，都是青年俊彥，社會名流；而我自不量力，充等其中，買了一部新的汽車，常常接送男賓女客，招搖過市，活動於同樂會，舞會，郊遊會之中，以致臭名日揚，被一般人認為是花花公子（playboy）了。

記得有一次我參加天主教辦的餐會，遇到了于斌主教，因為與會的多數是名門才子，和富貴之家的子女，所以于斌主教聽到了我濁重的合肥口音，便問我道：『你是安徽合肥人嗎？』我回答說：『是的』他接着便問到：『你同張治中（將軍）

是什麼關係？』我只好說：『我是出生在一窮苦的「張」家，我同他五百年前，可能「不」是一家。』他舉目沉思，茫茫然不解，我想他一定在說：『謝謝天主，只有「祢」能把窮苦的孩子，送到美國私立工學院來讀書！』

但有一件事，于斌主教是絕對想不到的：就是我不但是一個窮孩子，而且是一個蠢孩子，一個蠢孩子，可以變成「交大人」，那確是神的奇蹟。因為神賜給了我的天時（抗戰），地利（內地），和人和（師友的寬大與幫助）。所以我才能「進入」和「走出」交大之門。

現在在學的小學長們一定會責問我，「你既然有這麼好的讀書機會，為什麼不專心讀書上進呢？」

假如你是一個現在在美國的女生，你也許會比較容易了解我那時的苦況。因為現時美國學生，女多於男，那時在中國在美國的學生，男多於女。我既不願以王老五終生，而我又是一個土里土氣的「老」男生，（年近三十），就不得不出來交際、交際；那時土木工程的工作，既然容易賺錢，我就大做起加班（Overtime）開始香車美人的「春」秋大夢了。

記得我那時住在芝加哥大學附近的國際學生公寓，雖然仍在伊州大學（University of Illinois, Chicago Campus）的芝加哥分校教工程力學（Part-time Instructor），但是我却是把我寶貴之做研究時候，和加班省下的薪水，瘋狂的化

了出去。以致我在美麗的芝大校園中，沒有留下一點讀書的心得，只留下了教我後來悔恨的浪子之吟：

『春來桃李競芬芳，人面依稀隔畫牆；待有「西」窗（註三）空有意，天涯何處覓「紅」娘？』（註四）

人在江湖，身歸何處

一九五八年秋，我的名聲已經很不好，而且我的工作也很不如意，很多同學認為我是一個風流耍哥，其實我不但不會跳舞，甚至連汽車也開得不好，從芝加哥市的南邊（Southside）開至北邊（Northside）；都要請高手代為開車，你想這樣一個口呆目呆「老實無用」的人，會是談情聖手嗎？雖然坐過我車子的，都是名門淑女，但愈是大家閨秀，愈沒有辦法來洗刷去沾污我清白身心的流言。

我既然是一個無名小卒，本來不應當「恐懼流言」；但是既然身為「交大人」，就不得不立即收斂，結束「快意江湖」的生活。我在國內時，熟友是僅限交大點校的土木系同學，但是在伊省理工讀書時，常在一起生活的，却大多是點校的礦系同學，和上海交大機械，電機系的同學。這些同窗高手，後來在美國學術界都有很

大的貢獻，有的著作等身，在研究上極有成就；有的做系主任，做院士，拿獎狀，功高名重，赫然一代大師。

因為我在奧大讀書時，認識幾位學物理和數學的男女同學，所以在芝市又間接地認識了一些芝大的物理系和數學系的中國同學，雖然我所認識的青年數理高手們，並沒有人後來拿到諾貝爾獎金，但是他們的才華，聲望也極被美國一般學者所尊崇，所以我的「不上進」生活，雖然沒有把我變成「名門敗類」，至少也把我淪落到「江湖上三下流」的小丑了。

有許多學理工學生，愛讀武俠小說，我想其中至少有一個原因。就是茫茫「學」海，酷似江湖。一個學習理工的人如果要「成名立萬」乃至變成絕世高手一代宗師，達成榮師耀祖，光大門戶的雄願，至少要問，有無以下數種條件：第一件就是他有沒有學武（理工）的資質？第二件是不是名門大師，曠世奇人的關門（最欣賞）弟子？第三件是否專心武學（理工），勤修苦練，第四件：是否迭有奇遇，高瞻遠矚，自創新招，我既然沒有這些條件，又在坐關（作博士論文）生死之際，走火入魔；所以就一蹶不振，終生的「落魄」江湖了。

我在二十五年前，悄悄地偷渡到史德登小島來教小書，這不過是亡命江湖，逃避「酒、色、財、氣」四大惡魔的追殺辦法。因為我雖不「喝酒」，但是要「吃飯」，雖不敢再貪色，但是總要結婚；既要

找錢生活下去，又怕吃洋人的「冷氣」，明知教小書是遁入空門（沒有前途），也在所不計了。我在荒寂的小島，做了整整十年孤獨的王老五，和在各處舊日的同學，同事差不多全隔絕了。假使那時候，得了一個急病死去；也許尸身腐爛發臭，才有人會發現呢！記得我那時曾寫了一首小詩，來安慰自己：

「獨處無親友，窮居失舊知；江湖誰識我？生死只神知！」既然時到今日，神叫我這個「江湖客」走到我的讀者面前認罪，我還是寫出這篇懺悔來自我簡介吧。

（註一）張以楨33級

（註二）夏娃的蘋果

（註三）「西」洋之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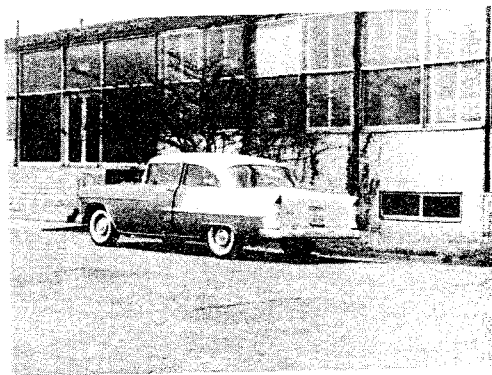
（註四）思想熱烈女生，
願與我在東西洋同進退。

又露出我的「洋」狐狸尾巴

25年之久，而無能升任正教授，貽師門之大辱也；亦「江湖豪客們」，偏偏不提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和Columbia Institute of N.Y.U Univ. of Oklahoma，可見「交大學士」之「尊」，勝於另三校之碩士、博士，國外「出醜」，豈天意乎？

圖一（一）詠青蛇夢

聯劍江湖計不成，天恩逃「劫」躲紅塵；
七手醉醒「青蛇夢」，羞在人前說姓名。



伊省理工校園鐵路實驗室大門

圖二（二）過芝大校園偶感

離I-House十年後，過芝大校園偶感：
十載春風桃李開，
巍巍學府出英才；
慚愧當年鄰里客，
不識「高士」識「襦袂」！



芝加哥大學校區之國際學生公寓

圖三 1953年左右伊大中國師生合影

芝加哥 1953 年左右伊大中國師生合影，內有涂賢修教授夫婦及女公子。文大學長計有：錢維翔學長夫婦、羅祖道、楊世銘、顧鳳山、邵和高等學長。

